

敬悼伍冬瓊女士 — 謝琰

上世紀五十年代，卑詩大學籌辦亞洲學系，為配合教學需要，大學銳意購置大量中、日圖書。一九五九年購入蒲坂書樓藏書(以下簡稱為蒲坂)。蒲坂是藏書家姚鈞石的私人藏書。據王伊同教授在一九六一年《太平洋事務》(Pacific Affairs) 春季季刊介紹蒲坂一文，分析該藏書內容。計有宋版三十六冊、元版七十九冊、明版三千二百三十六冊、清初版(一八二零年前)九千八百六十五冊、晚清版(一八二零年後)及其他三萬九百七十七冊、手稿及未刊本五百六十冊，合共四萬四千七百五十八冊。蒲坂是以中國圖書傳統四部分類法分為經、史、子、集四大類。一九五九年二月蒲坂安放在一百十二個大木箱從香港運到卑詩大學圖書館。這些木箱整齊的排列安置在圖書總館六樓，圖書館職員戲稱之為"中國長城"。當年加拿大缺乏管理東亞圖書人材，卑詩大學到香港招募圖書館專業人士來處理新購置的蒲坂，伍冬瓊女士應聘而來成為首任亞洲圖書館館長¹。



伍冬瓊、謝琰攝於亞洲圖書館開放日 (2007)

伍冬瓊女士(在溫哥華人皆稱她為伍小姐，以下稱伍小姐)，一九二一年出生，幼年啟蒙於家學，由塾師指導，中小學肄業於聖保羅男女校，後考入香港大學中文系，一九四一年畢業。同年日本侵佔香港，淪陷時期伍小姐留在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工作。一九四五年香港光復，她轉到《華僑日報》任翻譯之職。一九四九年底伍小姐重返馮平山圖書館主持館務。一九五五年香港大學派她到英國讀圖書館學，一年半後獲圖書館專業文憑。一九五八年伍小姐獲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獎學金(Rockefeller Scholarship)赴美學習美國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分類法作為中、日、韓書籍編目之用。留美期間，她在美國國會圖書館與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圖書館分別實習編目工作三星期。她亦到哥倫比亞、普林斯頓、耶魯、哈佛、多倫多、密西根、芝加哥、史丹福及夏威夷各大學圖書館作一天或數天的短期訪問。整個旅程由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七日至一九五九年二月六日。伍小姐返港後撰寫了一份報告《赴美國

與多倫多學習之旅》(Report on Study Trip to U.S.A. and Toronto)。這份報告據她自己回憶是有助她被選為卑詩大學亞洲圖書館館長的一份重要文獻。

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伍冬瓊到卑詩大學上任。亞洲圖書館正式成立，開始啟用。最初兩年伍小姐筭路藍縷獨力工作，連一個助理員也沒有，只有兩名學生助理員幫她。學生助理員是兼職，大學規定學生每星期工作不能超過十小時。我的好友柯萬和君在亞洲圖書館找到一份學生助理員的工作。他告訴我圖書館尚在招聘學生助理員，於是我去求職。

我到亞洲圖書館初次與伍小姐會面，她給我第一個印象是她個子小，身高不過五英尺，豐滿的臉龐常帶微笑，身穿旗袍，頭髮在腦後挽一個髮髻，儀態雍容、有學者的風度。我道明來意是申請當學生助理員。她問我：「你是否有圖書館工作經驗？」我答：「去年我曾在圖書總館工作是將書籍按照書碼歸還書架，並且我能讀寫中文。」她說：「你可以每星期工作四小時，寫下你的上班時間，按時來工作。」我被錄用為亞洲圖書館第二個學生助理員，時薪為加幣一元。

從上班的第一天我就稱她為"伍小姐"，數十年來我一直是這樣稱呼她，基於她是我的上司與長輩，亦由於我對她的尊敬，從不敢無禮直呼其名。我在圖書館的工作是將讀者外借歸還圖書館的書籍或在館內參考過的書籍依書碼歸還書架。除了蒲坂，亞洲圖書館收藏了數千冊中文書，我從未見過如此豐富的中文藏書，開拓了我的視野，因此課餘之暇常到圖書館流連，涵泳在浩瀚書海中。

我大學畢業的一年，面臨就業與繼續深造的抉擇，剛好亞洲圖書館有一個助理員的空缺，我應徵此職位，幸被錄用。拿到助理員一職，一方面我可以賺錢，不必依靠家中經濟支持，也讓我有機會看自己對圖書館工作是否有興趣。工作開始的第一天伍小姐教我漢字檢字法，依漢字的筆順去檢查，此法分為•點、一橫、丨直、/撇。同時她又指導我怎樣使用 **Wade-Giles** 漢英字典，將漢字轉為羅馬拼音(**Romanization**)，因為當年亞洲圖書館採用 **Wade-Giles** 拼音排列著者與書目卡片，職員必須熟習此一方式羅馬拼音方能檢查目錄。

我在圖書館工作一年半後，漸漸熟悉圖書館的組織與運作，對工作也很投入，因為工作表現不錯，我被升為高級助理員。當時加拿大政府招募緩刑監督官(**probation officer**)，我考慮申請，因為我大學本科修讀心理學，我想我的背景可以適合這類工作。我將我的心意請教伍小姐，她替我分析認為緩刑監督官是監督緩刑囚犯，他們品流複雜，不容易管理，著我慎重考慮。我再三思量，得到結論是管理圖書比管理緩刑囚犯容易得多，因此打消申請緩刑監督官的念頭，決定留在圖書館工作。伍小姐知道我的決定後很高興，她趁機問我是否會視管理圖書為終身職業。她這一問真如醍醐灌頂，是我一生的轉捩點。我自忖沒有一個專業，圖書館助理員是非專業的職位，晉升的前途有限。她鼓勵我為了將來實應考慮修讀一個圖書館管理學位或文憑，取得專業資格。她勸勉我去深造：「你還年輕，不要戀棧你剛獲得的升職，趕快申請學校。」得到她的勉勵，我決定辭職去讀書。我馬上着手申請在英國幾所圖書館學校，

並得到伍小姐和當年在亞洲學系任教李祁教授替我寫推薦信。結果我被格拉斯哥(Glasgow)的 Strathclyde 大學取錄。修讀為期一年的圖書館專業文憑課程。一九六七年十月開始上課。

由於我有圖書館工作經驗，在就學期間我應付功課相當自如。一九六八年三月左右我收到李祁教授給我的一封信，告訴我亞洲圖書館正在聘請專業圖書館館員。目前尚未有決定聘請何人。她提議我寫信給當年主管人事的圖書總館副館長貝爾(Bill Bell)先生，謂我將於一九六八年六月取得圖書館專業文憑，不知道是否有機會重返亞洲圖書館服務。四月中旬收到貝爾先生的回信聘請了我，八月可以上任新職，真是喜出望外。首先萬分感謝李祁教授告訴我這個空缺的消息。又蒙貝爾先生與伍小姐的賞識，我才得到這份工作。當年我只是寫了一封查詢的信，連申請表格也不必填寫，如此順利，亦要感恩上蒼的眷佑我。

一九六八年八月底我重返溫哥華，伍小姐親到機場接我，相見甚歡。見面後她關懷地問我要不要錢以應急時之需。我說我手上的現款足夠應付兩星期的生活費，兩星期後我可以拿到薪水。九月一日我到亞洲圖書館上班，再次與伍小姐共事。

讀圖書館學是學理論，而在圖書館工作是實踐。由理論轉化為實踐是我初任專業圖書館館員所面臨的課題。我有幸得到伍小姐的指導及盡心傳授我許多中文書籍管理的專業知識，以編中文書為例，她教導我先將編目的草稿擬好，將該書的著者、出版社、出版地點、出版年份、頁數、大小尺寸、標題及書碼一一列出，由她審核無誤才算完成編目的程序。經過一個多月的實習，她才讓我獨立編目。工作開始時我對中國古籍認識淺陋，伍小姐金針度人，介紹我讀《書目答問補正》。原書《書目答問》為張之洞所編著，後由范希曾補正。讀該書使我了解中國古書大概，與版本目錄常識，成為我治國學的津梁。

伍小姐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她熱心為她所屬的教會服務如香港的聖士提反堂及溫哥華的牧愛堂。她處世待人本着基督博愛的精神。一九八六年她退休後被邀請到美國加州萬佛城的法界大學圖書館義務培訓圖書館管理人才，她破除宗教門戶之見，在萬佛城服務了幾個暑假。她的有容乃大的胸襟與敬業的精神獲得萬佛城佛界人士的敬仰。

伍小姐天性純良，侍母至孝。當年接受亞洲圖書館的聘請，從香港移民加拿大有一個附帶條件，是必需與母親一同移民來加。五十年代加拿大移民政策很嚴，她母親的移民申請不獲批准，但她堅持這個條件必須解決才接受聘請，後經大學當局與移民部多次交涉，才放寬她的母親一同來加。她對晚輩愛護有加。猶憶六十年代我們一輩留學生均是海外游子。每逢佳節她都邀請我們到她家吃晚飯，還親自下廚為我們燒可口的菜式，消解我們多少鄉愁，一飯之恩，至今難忘。伍小姐視我如子姪，七十年代我略有積蓄時，她又鼓勵我置業，不必每月交租而一無所有，因此付首期房貸，買了近大學區的一棟舊房子，得以置業安居。

伍小姐退休後曾一度移居多倫多，數年後遷回溫哥華安度晚年。近年來她年屆耄耋，身體老邁，雙腳痛楚，不便於行。但她從來未怨天尤人，而且樂觀地說：「我已經將我的生命全交託主。」真是放下自在，活在當下。

去年十二月初，她的姪兒伍煒年兄邀請我與內子施淑儀晚宴，共慶她九十二歲華誕。那天她談笑風生，追憶亞洲圖書館許多軼事。她特別提起亞洲圖書館第一個學生助理柯萬和，柯君名士性格，蓄髮留鬚，不修邊幅，人多視他為嬉皮士。她卻讚賞他聰穎多才，做事負責。一九六一年亞洲圖書館開放日，她請柯君來幫忙，但擔心柯君與世俗相違的儀表會令參觀者受驚。開放日那一天卻竟然來了一位眉目清秀的青年，短髮無鬚，西裝革履，驟眼看伍小姐以為是訪客，細看之下才認出是柯萬和，真令她疑慮頓消，而有點喜出望外。她娓娓而談，令我重溫如煙的往事，倍感親切。散席後，我走在伍小姐後面，望着她佝僂的背後，短小的身材因為多年患上骨質疏鬆症，令她脊背隆起，顯得她更為細小。她推着助行架蹣跚而行，目睹此情，令我黯然神傷。然而，剛才她在席間談吐如流，記憶清晰，可知她的生命之火仍然熾熱。我祈求上天護祐她如松柏之茂。

今年五月初伍小姐的好友羅素女士來電話告訴我她進了聖保羅醫院。我因要做化療延至六月八日才能到醫院探望她。那天她睡得很安詳如嬰孩，這是我見她最後的一面，六月十一日伍小姐與世長辭，享年九十三歲。

我知遇於伍小姐始於一九六一年，至今已逾五十多年矣！我何期有幸蒙她提攜，她的言傳身教使我終身受用。她的恩澤我無以為報，唯一能做的是以楷書恭寫她的墓碑。碑文分兩行曰：「伍冬瓊 主懷安息」，作為我的一份微薄而衷誠的獻禮，聊表我對她的品德懿行，高山仰止的崇敬。伍小姐是我的恩師，她的深恩厚德，我永誌不忘！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註釋：

1. 亞洲圖書館 (Asian Library) 創館時原名亞洲研究部 (Asian Studies Division)，屬於卑詩大學圖書館總館的一個部門。一九八零年亞洲圖書館遷入亞洲中心改名為亞洲研究圖書館 (Asian Studies Library)。一九八七年再命名為亞洲圖書館。

後記：

謝琰老師為亞洲圖書館中文圖書館員(1968-1999)。此文後收錄於謝談《[懷玉堂隨筆](#)》溫哥華：二零一五年十二月，頁二五五至二五九。